



國朝典故

五

73
5110
5

共十三



門 7條 3
5110
卷 13-5

國朝典故卷之五

戶曹

新羅倉部掌貢賦後又置調部

弓裔泰封置大龍部

高麗民官改戶部改版圖司民曹民部恭讓王改戶曹

備

○太祖元年置戶曹掌戶口貢賦田糧食貨之政其屬有版

籍司掌戶口土田租稅賦役貢獻勸課農桑考驗豐凶及賑

貸欽敬等事會計司掌京外儲積歲計解申虧欠等事經費

司掌京中支調及倭人糧料等事

太宗改置判書叅判叅議各一員正郎佐郎各三員 英宗

二十五年己巳正郎一員以文臣差三十二年丙子佐郎一

員以武臣差



○弓裔置調位府高麗太祖改為三司掌中外錢穀出納顯宗改置都正司後復置三司我太祖元年因麗制置三司掌授廩俸計支用事領事判司事左右僕射左右承左右諮議長史各一員都事二員太宗元年改為司平府後革罷年代未詳文獻備考

景 ○成宗朝李克增久典戶曹減損經費始立橫者法人多然之尹士昕曰吾恐克增並減人一眼云

景 ○尹鉉長於理財為戶判凡弊席地衣青綠布悉藏之庫中眾咸笑之其後弊席付之造紙署磨礮作紙品最佳取青綠布付之禮曹作野人衣紐不使斤割全布皆適於用太倉陳腐之餘鼠矢過半當天使時以資館舍塗壁鼠矢尤粘於

于野談 ○尹鉉稱商之孫 尹菊 尹碩

景 ○光海己酉初置分戶曹自兵亂以後財賦縮於舊而經費日廣大小需用每臨時白奪於市民甚怨苦熊劉兩詔使之來相臣李恒福李德馨始初分戶曹凡詔使支供之物預為措備以用之外方市民甚稱便秋浦年譜

○仁祖戊寅以右相沈悅兼領戶曹大臣白上曰竊聞宣祖朝如吏判雖使相臣兼之而實有判書云此時錢穀煩劇之務專委之相臣則體統有妨差出判書而相臣兼領則不違於前例無碍於事體矣上從之文獻備考 ○沈悅辭

○英宗二年戶曹啓本曹常年經用必有米十萬石綿布七八萬匹錢十六七萬兩然後方可以支過一年而今年叔租

摠計諸道米僅六萬餘石綿布二三萬匹錢則海西山郡元
作錢及嶺底五色稅穀作錢合為四五萬兩其所不足米則
四萬石綿布則五萬餘匹錢則十餘萬兩矣祿糧不足代江
都米取用既已陳達聞關西各庫有綿布二十五萬餘匹錢
三十二萬兩云目今曹事若是窮急不可不急時變通關西
綿布限三萬五千匹錢六萬兩趁今輸來以為補用錢布代
則請以一年條稅穀還報 上允之

先是 景廟甲辰因戶曹啓取用關西補軍廳錢四萬兩至
是又輸錢布地部之取用關

○閔鎮遠曰地部一年所入若過十萬石可以支用一年未
滿十萬石則用度大窘至於補貸繼用而近年以來連值凶

歉國家吉凶大禮稠疊一年所入常不滿於十萬而所費輒
過於十萬以此江都北漢所儲軍餉及賑廳積年拮据之穀
為地部所取去蕩然無餘今則亦無補貸之處可謂岌岌乎
殆哉內用物種若有大同事日中所無者則例為責出於市
民自地部給價而此等物近來地部亦不給價市民求得此
物之際十倍其價而艱辛貿得又費許多賂物僅得進排而
皆出白地不得其價况市民別貿昔則至罕而今則至繁以
此貢物人及市民無不倒懸試以柴炭言之 祖宗朝則官
人不敢居處於溫煖而板房席以登每以過冬月今則闕內
柴炭有裕濫觴於宮人孳屬家以至狼籍竈庭販賣資生且
宮人宦寺掖隸 祖宗朝皆有定額今則比大典額數不啻

倍蓰宮人近千宦者至累百掖隸亦多增額凡宮女一人一年糧資饌物衣履貢物價米用下之數通惠廳地部而計之則殆過百石一人費米百石則十人為千石百人為萬石近千宮人當費幾萬石耶宦官掖隸之費雖不及於宮人而皆受厚廩且給衣資數多則費繁其勢然也為今之計若非大更張大振作必將民窮財竭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貢物之種元定之數每朔以進排用下之數八啓自上考覽俾無加用之弊或有加用之命則該廳八啓爭執事永為定式戶兵曹逐朔用下之米布比準於數十年前文書近來加出者之不緊名目皆永除之舊各殿貢物之仍存者皆除之宮人宦官掖隸一依大典額數而額外皆減之燕京別買等事痛皆

革除內司及各宮雖難猝然盡罷依周禮之法使廟堂摠察以一年應用之數作為定式又以米布錢量定其數以備內間別用及不虞之需而土田魚鹽柴場折受處計其一年應入使之僅足於一年應下之數其外皆革罷之每朔以所捧所下之數作為文書進呈廟堂廟堂考覓若有定式外過濫之事則廟堂罪其次知內官如是變通則宮府財用自當有裕而治平之道可庶幾也

○戶曹舊無封不動自 顯宗壬子為始綿布二萬五千匹
英宗己丑今為七萬九千五百匹 肅宗壬申銀十七萬今
為四萬六千七百兩錢則 英宗己酉為始今為六萬兩

○各倉各司一年分劃應下米十一萬一百四十三石大豆
四萬二千七百四十六石田米四千八百十石 詳倉庫下

禮曹

新羅禮部百濟內法佐平高麗禮官改禮部儀曹禮儀司恭
讓王改禮曹

○太祖置禮曹掌禮樂祭祀宴享朝聘學校科舉之政其屬
有稽制司掌儀式制度朝會筵史官學校科舉印信表箋
冊命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喪葬等事典享司掌宴享祭祀牲
豆飲膳醫藥等事典客司掌使臣倭野人迎接外方朝貢宴
設賜與等事

太宗改置判書參判參議各一員正郎三員佐郎三員 文獻備考

○今禮曹是古之三軍府鄭道傳掌軍國重事見儀政府所
構之制乃曰政府軍府一體遂依其制而構之屹然東西相

對其棟宇宏壯非他官府之比其後革三軍府而置中樞院不任軍務以禮曹掌五禮且接異國之使其任重大以其府為禮曹而中樞院及寓曹之南廊慵齋叢話

○禮曹古周官宗伯之職掌祠祭宴享事大交隣一應禮文等事六曹之中惟禮曹最羨雖值大事追々無暇而事已掌間若饋餼及女真之使則堂上三人皆被繡文禮服禮賓寺設宴樂官奏樂各道監兵赴京使臣之賜宴亦如之公宴畢後率眾賓更聚即廳終日談飲絲竹駢闐羅紈絳慵齋叢話

○世祖以左相申叔舟兼判禮曹後又以右贊成朴元亨兼判禮曹

○姜碩德不由科第而為知禮曹事詳見吏曹

景孝宗特拜金集禮曹叅判吏曹以為禮官之少用文官法也上曰稽古讀書之人召將何用不可拘於常法也宋時烈亦特授禮曹叅判誌狀

○六曹之事判書盡決之曹中雜事叅議管之叅判無所主即廳則一應事務盡責之曹司佐即一負而止即行止自專禮曹在六曹為清閒無事而勝事最多坐起之日托以閱樂坐於南樓之上極擇妙妓勝樂終日歌舞轟聒時呼曹司佐即罰盃無筭而判書聞之亦以為例事而不之責鄭惟吉以佐即為正即所侵不勝其苦判書招使書啓草而猶不許送久而八來判書笑曰佐即必為正即所困矣惟吉曰正即不但不察自己之所掌而乃使佐即不得察其所掌佐即之意

參判正郎革之可也參判方睡遽起曰佐郎慎勿為此語庸
劣老夫生逢太平優遊於六曹亞卿豈非盛世之好事乎判
書參議亦皆大笑寄齋雜記

兵曹

新羅兵部高勾麗蓋蘇文自為莫離支如唐兵部尚書百濟衛士佐
平兵官佐平高麗兵部兵官改軍簿司兵曹又併于選部恭
讓王改兵曹

○太祖置兵曹掌武選軍務儀衛郵驛兵甲咒仗門戶管鑰
之政其屬有武選司掌武官軍士雜職除授告身祿牌附過
給暇及武科等事乘輿司掌鹵簿輿輦廐牧程驛補充皂隸
羅將伴倘等事武備司掌軍籍馬籍兵器戰艦點閱軍士訓
鍊武藝宿衛巡綽城堡鎮戍備禦征討軍官軍人差送番休
給保給暇侍丁復戶火砲烽燧改火禁火符信更籤等事
太宗改置判書參判參議參知各一員正郎佐郎各四員獻文

○闕內八直常着紗帽不敢戴笠獨兵曹摠府戴笠弘文館誌

○世宗朝以右相盧閑兼判兵曹大臣之無帶兵判始此後

有朴元宗柳成龍朴淳金錫胄等文獻備考

○吏兵曹相避見史曹

○兵曹郎薦見史曹

○我國所重者兵曹故 祖宗朝判書率用知邊事者久任

之如金宗瑞十年不遷李季全柳聃年以武臣亦十數年一

國軍務皆主之小事皆自決而大事則關田大臣大臣亦聽

其措置稍為裁正而已自置備邊司大小軍政皆歸之有司

堂上數人專掌稟相公命而行之兵曹則漫不知為何事近

則內地兵水使亦悉出於備局兵曹之權益輕矣識小錄

○李珥掌銓以銓曹事往時相某第受薦望而忘持紙硯某

相言其失體因其陪吏人有為珥介懷者珥曰我既失體承

相之責我自是相府體例事吾何憾焉公私見聞

○孝廟己亥南九萬拜修撫未及謝恩兵判洪命夏啓達別

為兵郎薦極擇差出自修撫移兵曹正郎晦隱集

兵曹二軍色經費出八極其浩繁而應下與別下都無別
白膳錄官不檢察吏生奸竇故尾閭之泄殆無限節 英宗
癸丑兵判朴文秀稟定騎步布捧下節目逐朔魚鱗秋月令
秩每當應下秩春秋兩等秩一年四等秩一年一度秩式年
例下秩一、分類列書而必書其應下錢布之數於各目之
下彙成一卷名以魚鱗冊以便憑閱 文獻備考

二軍色一年所捧六道通六番騎布五萬八千三百二匹
步布三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匹均廳給代四萬三千三百九
十二匹坡州革罷騎步兵給代八十九匹合綿布十三萬四
千八百三匹一年應下十二萬匹零此外別例有時增減
兵曹封不動 孝宗乙未綿布三萬六千六百五十匹銀

一千三百六十六兩至 英宗己丑綿布五萬一千九百五
十匹內二千五百匹移置南漢錢十二萬二千兩銀十一萬
兩 文獻備考

刑曹

新羅左右理方府改議方府百濟朝廷佐平弓裔泰封義刑
臺高麗仍泰封之制後改刑官刑部典法司刑曹讞部理部
恭讓王改刑曹

○太祖置刑曹掌法律詳讞詞訟奴隸之政其屬有詳覆司
掌詳覆大辟之事考律司掌律令按覈之事掌禁司掌刑獄
禁令之事掌隸司掌奴隸簿籍及俘囚等事

太宗改置判書叅判叅議各一員正郎各四員後減各
一員 英宗二十五年正郎一員以文臣差佐郎一員以武
臣差

○世祖丁亥春改刑曹都官為掌隸院置判決事 英宗朝

革羅還屬刑曹為保民司 詳諸司

○檢詳廳 詳八政府

○刑曹所掌不但治獄專為人口刷出故天朝每年黃冊必歸於刑官刑官奏准藏于戶部例也我國則帳籍戶籍悉歸於戶曹而刑曹不與非但此也奴婢詞訟亦盡從掌隸院決之未知其故掌隸亦舊隸刑曹為都官司專決奴婢之訟今別為院亦頗涉冗 識小錄

○刑曹在國初事權與憲府無殊故事之于刑獄稱刑曹啓曰而直押刻之未知何時此風方革也至今禁制濫偽與法司同而徵巡姦盜則又有金吾之權云 識小錄

工曹

新羅例作府修例府弓裔泰封置水壇高麗工官工部典工
司恭讓王改工曹

高麗又置掌冶署改營造局恭讓王併於工曹

○太祖置工曹掌山澤工匠營繕陶冶之政其屬有營造司
掌宮室城池公廨屋宇土木工役皮革韃罽等事政治司掌
百工制作金銀珠玉銅鐵冶鑄陶瓦權衡等事山澤司掌
山澤津梁苑囿種植炭木石舟車筆墨水鐵漆咒等事

太宗改置判書叅判叅議各一員正郎佐郎各三員 英宗

二十五年正郎一員以文臣差佐郎一員以武臣差

○工曹同是六曹而凡庫物出納必請臺監為之且戶曹郎

文獻備考

文獻備考

以時回倉與該司無異不曉其故

識小錄

摠郎官

宣廟初四曹郎官雜用南武皆擇有名者中年極慎其選一切不以差除大臣於經筵請復其選李景郁僅為戶曹李慶濬僅為刑曹已而祿皆陞遷亂後雜用苟充近日則四曹郎過半南行而文官不得祿者率百餘人議者以為不便而文官之為刑戶者率非時選例多類後者故為堂上者則必求南行郎勢亦使然

識小錄

○仁祖己巳院啓應宿之官實為門蔭極選近來政體不肅私意大行冗雜苟充三曹郎官廿員以蔭補者居四之三續貂之譏殊極寒心請令該曹望實表者外一澄汰答曰依啓吏曹以郎官皆知名舉職之人不得已就其素無名稱

者一人汰去之意八啓傳曰近來多用蔭官故士族中業武者絕無非但有違前規弊實不貲也今此臺論誠為允當而只汰一人以為塞責事體不當如是更加汰去之後依前下教文武交差

疑川日記

漢城府 五部附

太祖三年移都改開城府置漢城府掌京都口帳市廛家舍土田四山道路橋梁溝渠逋欠負債鬪毆晝巡檢尸車輛故失牛馬烙契等事置判府事尹少尹判官叅軍 睿宗朝改判府事為判尹尹為左尹右尹少尹為庶尹 英宗朝改叅軍二員為主簿 文獻備考

○高麗太祖置東南西北中部後併於開城府
太祖元年置五部掌管內坊里居人非法事及橋梁道路領火禁火里門警守家址打量檢屍等事有令一員錄事二員後改主簿叅奉 英宗十八年改都事奉事各一員 五部坊

名見闕下

○設官分職之意即西漢左右內史京兆尹之任也武帝時以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使汲黯治之宣帝時京兆尹趙廣漢八丞相府下丞相夫人於庭下問其罪其責任風力之重為如何哉此則雖難取法於今日而取考大典則漢城府掌京都四山闔殺等事云若於此等事有犯禁越法者必須勿論貴賤一遵律令始可以服人心而清輦轂云

承政院

代言司

銀臺

百濟內臣佐平高麗中樞院日直貲為左右承宣各有副人翰林院有學士承旨有承旨房後改印信司

○太祖仍麗制置中樞院都承旨左右承旨副承旨詳中樞院下

世祖分中樞院知申事以下官置承政院掌出納王命

都承旨吏房左承旨戶房以下補東右承旨禮房左副承旨兵

房以下補西右副承旨刑房同副承旨工房注書二貲有故則

差假官 宣祖朝增置事變假注書一貲專管備邊司及鞠

獄文書 文獻備考

燕山加設注書二貲 中宗朝還革

○高麗時當直承宣五更詣紫門中官出承宣問上體仍請

鑰紫城及羅城諸門盡開我朝亦仍之承旨四更待漏而入
漏羅而出

備
○承政院為喉舌之職出納王命其任最重先是城門宮門
皆因罷漏而開人定而閉承旨等四更詣闕待開而入夜深
還家南怡之亂 睿宗命宮門平明而開乘昏而閉人皆安
之 慵齋叢話

備
○念昔帝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商宗之命說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其於出納啓沃之間臣
心之忠佞君德之修否係焉可不戒哉 柳義孫題名記

景
○今之承旨即古之侍中尚書令而中朝之內閣也大小文
書莫不關由凡政令之利病君德之得失大臣甚諫無由得

聞獨承者知之其任之重何如而今之物望反在三司之下
只得奉行文書而已鮮有論執之事此謬之甚也宜極擇時
望以充其選類賜顧問以重其權使之隨事封駁密贊王猷
與政府相為表裏可也 遼川集

○先是承旨一人八直 世祖朝承旨李浩然八直飲酒醉

卧 上下問公事浩然不能起自是每二人八直 慵齋叢話

○先是政院皂隸皆帶銀牌紫衣別抄隨之 世祖罷別抄
只置數人屬司饗院而諸處宣醞時以紫衣往參而已 慵齋叢話

備
○成宗十五年親寫王禹偁待漏院記以賜承政院謂承旨
等曰禹偁之記雖為執政而作然在位百執事皆可以代座
右之銘况甬院為樞機之地乎

○蔡壽當遠不當降

八

成宗朝蔡壽下

○燕山朝姜渾

備

○中宗三年手書下政院賜筆四十枝墨二十笏曰今賜筆墨凡予過失宜書無諱

○中宗已卯六月令承旨親入啓事 上以便服坐便殿承旨注書及史官二人入啓而退小事則以承傳色出納

東閣雜記

承旨親啓此 祖宗朝舊例至是趙光祖等遵而用之光

祖等被禍後遂不行

海東野言

宣祖朝李珣曰承旨親入啓事此非遠規 中廟朝所行

也此例可復也

石潭日記

祖宗朝大小公事凡官必親啓於榻前而中世以來此規遂

廢凡啓辭以言語傳于承旨則注書以文字書啓其後乃用草記鋪張文字略如疏劄之為今政院日記書曰某承旨以

某官言啓曰云云蓋存舊規也

芝峯類說

○權撥讓朴英內醫提調

八

中宗朝朴英下

○在前秘密公事政院不得開視 明廟朝黃海道賊朴巨

正使其黨持一通文書有若上變者然承旨不察而啓之

上怒適承旨自後政院於秘密事皆得先拆後啓而今上疏

皮封題曰 上前開拆乃故例也

芝峯類說

○故事惟直學擬承旨而宗簿正以宗師輔德以春坊長并

擬而已

明宗欲用李樛

時樛起拜應教

命玉堂東壁兩司亞長并

擬承旨遂擢樛為承旨因為例至今遵行而宗正輔德之擬

遂廢靜庵集

○明廟朝承旨慶渾年紀頗衰有所遺忘上以銀臺不用老殘人為題令儒臣等製進蓋指渾也承旨柳承善詩結句曰只憐筋力隨年減非喜為肩殿舊人上喜而賞之特陞

慶渾嘉善芝峯類說

○政院故事諸承旨教都承旨莫敢戲言不敬者行罰宴洪暹嘗私名妓俞姬儒生宋康亦聞情甚昵及暹為都承旨李浚慶為同副承旨時宋康逝暹歎曰與吾為同年月日時生今先亡焉窮達不同豈不異哉浚慶曰都令公愛俞姬宋康亦愛俞姬非徒命同行事亦同諸承旨相顧失色羣吏愕眙以為前古所未有之大變於是行罰宴於浚慶之家凡七度

而後已中古以來紀綱頗壞院中故風日就陵夷無復有舊時事亦可以觀世變於于野談

○宣廟朝領相李浚慶曰朝廷之上當守體統頃日承旨請面對之事非近規也恐壞體統假使有可畏之機自有臺諫及論思之臣何必承旨請對耶李珥曰此言不然只在所言之如何身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亦徑筵參贊之官請對言事亦其職也石潭日記

○宣祖癸未上曰朴謹元壅蔽上下猶趙高兵判李珥曰政院托以蒙準不即納疏章亦是舊例非謹元創開若不破舊例則後必有謹元所為史議成渾請罷政府蒙準疏章入啓之例以防壅蔽之漸命議大臣以為定例日月錄

○承政院為喉舌之地其任極要近故國朝重之自吏曹大諫僅得為之如朴元宗拜承旨以年少連為兵議者是已近世則望在三司之下且祖宗以來必以武臣一人參之者蓋欲養其望為他日大用地故西北命帥皆由此出近世則宣祖朝南彥純梁思瑩之後絕無一人云 識小錄

○封還之規久廢 仁祖朝命戶曹以二百間材瓦給公主家承旨金德誠乃封還之再啓不允金公諒之特陞堂上德誠又力言當封還坐中相推德誠搆草上還 醒翁行狀

○宣廟己丑尹國馨自銀臺以特命為尚州牧使三司將進劄挽行國馨狼狽徑發抵南伐院銀臺吏數十人齊拜馬首曰願呈錢杯國馨曰汝輩何為如是咸曰自銀臺出倅曾所

未見吏等心切歎之敢為是事遂於馬上行數杯而罷士林聞之傳為美事 開詔漫解

彙 ○肅宗初即位弘文館上劄言命諸承旨特公事八侍而親加裁斷 上所欲問得以面詢下所願陳亦得面奏則必開蓋 聖聰而其於胥教誨胥訓誥之道庶乎得之

願相許積曰玉堂劄論承旨特公事八侍事 大行初政亦行是事今使之八侍甚好且承旨望多即今冲年新服之初恐未能的知某之可合使吏曹極擇一時才望備三望而至於三司亞長例陞堂上之階梯不可廢則三望之外依前加擬此雖不可永為定式姑從近日以是變通何如左相金壽恒所對亦同 上曰依為之

○肅宗朝宋浚吉劄曰以後二品為都承旨者陞正二品則不敢仍職蓋以官聯有序不得相撓越故也臣猥蒙恩渥已躋卿列今若仍擿近密則是直為左右望之龍斷乞許適免上曰以正二品為都承旨不無古規卿其勿辭文獻備考

○政院銀盃 肅宗壬申至月夜對時與玉署同賜者而杯心有酒數多又代德喪心母過三爵予訓汝飲回文十六字又一書賜銀臺一書賜玉署皆以品字樣刻而鍍金即 御製御筆也 英宗四十六年因問玉燈故事取覽銀盃臺則無刻 御筆書曰十六 御詩飲誦飲歎投涕書臺可垂千億亦以回文刻臺心賜銀臺玉署

司憲府

栢臺 霜臺 臺官 臺長

新羅司正府高麗司憲臺改御史臺金吾臺監察司又改司憲府

○太祖仍麗制置司憲府掌論執時政糾察百僚振紀綱正風俗伸冤抑禁濫偽等事其屬監察房附馬有大司憲中承兼中丞各一員侍史雜端各二員監察二十員

太宗改定大司憲一員執義一員掌令二員持平二員監察二十五員以他官兼之 世祖朝減一員皆帶本職後又減十一員文三員武蔭各五員

燕山革持平增置掌令二員

○御史之職歷代重之其任重其責大其憂亦深何者御史

得人則君有過舉批龍鱗抗雷霆蹈斧鉞而不辭將相大臣
有愆違得以繩糾之宗戚貴近有驕悍得以彈擊之小人在
朝必欲去之貪墨在官必欲屏之舉直指狂激濁揚清正色
立朝百僚震懾其責任豈不重且大乎 祖宗以來重臺憲
耳目之選養慷慨敢言之氣膺是選者孰不欲砥礪名節思
副德意乎 徐居正題名記

備 ○府之廳事有二曰茶時曰齊坐茶時者取茶禮之義高麗
及國初臺官只任言責不治庶務日一會設茶而罷國家制
度漸備臺官亦無聽斷莅事惟繁遂為常仕之所然非正衙
也齊坐廳者諷曰大會講大禮議大事其齊坐之儀出入迎
送進退拜揖節目詳嚴非他司會遇之禮之比又採摭臺中

故事而兼用之禮雖繁然上下之間隱然有警戒之意 徐居

正齊坐廳記

憲府糾察百官公務繁劇凡事務皆嚴正慎肅曰茶時曰
齊坐禮度各異執義出入臺吏扶掖而行襲前朝老執義
故事也

臺官諫官雖云一體其實不同臺官糾察風教諫官正君過
失臺官一位嚴於一位持平下階迎掌令掌令迎執義執義
以下迎大憲例也常時坐茶時廳齊坐之日坐齊坐廳其日
早晨四臺長先入其廳執義別入其廳若下官未至則雖上
官先至寓諸帷幕待下官至然後乃入大憲八門四臺長祇
迎中門外執義祇迎中門內還就其廳大憲坐大廳都吏詣

臺長廳高唱齊坐四聲詣執義廳唱齊坐一聲又詣大憲前
唱齊坐一聲而退執義從大廳北牖捲帳而入行再拜禮訖
四臺長後庭下北門而入列立階上然後升廳再拜禮訖諸
監察八庭請謁分臺書吏奔走來告監察以次升廳行禮而
退書吏羅將各以次八拜於是各就坐大憲前交椅其餘
皆繩牀有吏六人各執湯藥鍾就跪諸位前一吏唱曰奉藥
則執鍾唱曰正飲則飲之唱曰放藥則去鍾又一吏唱曰正
坐正公事諸位起揖還坐遂鋪圓議席於堂中皆下坐有拜
職者則署而徑之有彈覈之事則論駁之是日廳事畢執義
以下還就其廳皂隸在中門內唱申時者三又有一吏在門
內唱曰公廳封櫃臺長可出於是各以次祇送其行路時亦

以次各行此其臺例也諫官則不然無尊卑之禮上下不待
而八若上官先至而下官後至則雖上官亦北面立待下官
相揖就坐齊坐之日飲藥行公一如臺府而鋪完議席設酌
以鵝卵杯相酬酢酣醉乃已又就後苑茅亭脫衣偃臥院中
清冷無物或用先生案或用豹鹿皮或摘苑中梨棗循環賣
於各司如得布物必充酒食費常時所需專仰於憲府拜諫
職者必依例設宴請同僚而飲之諸處會飲亦往參焉

蕭詒

若值禁酒臺官不飲諫官餘自若諫官以朱衣前導臺官以
烏衣前導嘗於禁酒時朱衣大醉詆烏衣曰我則日、沈醉
面朱故衣亦朱汝則如汝臺官酸冷不飲酒面長有黑色故

衣亦烏聞者皆笑筆苑雜記

備
○圓議席或稱完議席辟除左右講究風憲所聞及彈劾之事拜職者署徑

我朝言路之不廣以有完席也諫官為人主耳目當各以所聞見論啓而必設完席僉議然後方啓議若不合雖有正論亦不得行其為害豈不大哉古者下至百工執藝以諫亦何嘗有完席乎文獻備考

○唐宋奏事皆用劄子徐居正長憲府始建議立劄子之法蓋懼言辭出納之有遺失且防後世近侍中官用事之漸法初立人皆以為良法近來為臺諫者不識大體小得過失則深文羅織極口詆毀劄子之設適足以害人而已天下未有

法立而無弊者也筆苑雜記

○祖宗朝臺諫雖被罪不違司憲府推考則下司諫院今則應推必違未知始於何時而以細微事輒即引嫌見違故為臺諫者雖欲不避近於無恥未免從衆已成難矯之弊矣芝

奉類說

○臺官異於庶官故雖數十年前不敢以便服出街路親舊返魂時設帳幕於郊外不敢出哭於路次蓋既為私喪則不敢以淺淡服出路上又不可以紅袍相吊故靈車過後立於最後隨至喪家八大門後始脫紅袍着玉色團領烏角帶入吊罷更着朝衣而還家今則此法頓廢兩司皆以白衣無時出入誠可駭也悔隱集

○國朝故制凡各色進封等物必先署經於司憲府而贈遺之無名物種之過濫者則其色守令從輕重科罪而此法廢閣不行久矣今若申明此法如有不署經潛相賂遺者自本府隨現啓論則亦必為革貪汚勵廉謹之一助也

西坡集庚申疏

○臺閣者人主之耳目避嫌起而臺諫失其職古者臺諫各自言事無所牽制故人得盡其所懷忠佞枉直易於辨別今之臺諫論一細事必求僉同一有不合避嫌竊起使人不得守其所見甚無謂也人非堯舜不得每事盡善獨於臺諫何可責其纖毫之過差也臣聞祖宗朝臺閣被推兩司互相查勘當修其職不許輕適以今言之玉堂儒臣重於兩司雖有推考帶職如常三司事例理宜一致若令人各自言事則

恐有騷屑之弊但依玉堂例以多為主前任時推考亦勿引避若憲府之官則不參於查勘之坐方為合宜唯上有峻教或被人點斥則陳情求退以俟公論固不可已而公議既許其出則不必再避亦或有自下請適而君上特命勿適尤宜感激恩遇益勉言責今則諉以三司公論必適乃已則是則人主進退之柄反為羣下所奪甚為不當

遼川集丁丑疏

○太宗朝掌令李倣刻知議政府事朴經朴經議黃居正孫興宗之罪有矇矓啓聞議政府請下倣攸司治罪上後之既而謂金汝和曰李倣之事未為不是大臣予所教重不得已後之前此未嘗以大臣之言繫諫官者予今老矣不宜以此示後嗣也遂宥之

朝野記聞

○世宗辛亥冬至賀禮頌相黃喜入參望闕禮而本曹賀禮以病不入憲府招通禮門令史問其故令史對以實憲府答其令史政府遣舍人啓曰通禮門令史無預焉而受答且政府百官之長堂上進退告于憲府固無前例今乃受辱慚愧實多傳曰憲府處事實為未便下司諫院推考啓聞東閣雜記

○世宗四年壬寅禁衛都提調領相柳廷顯等啓曰憲府非承王命而本府鎮撫都事等輒以所由呼來入庭持平以上皆坐交椅聽言取辭有違王旨况詔獄官吏憲府擅自招來實為未便世宗傳曰憲府誤矣召掌務掌令皇甫仁問之對曰三品則於楹外四品以下則庭下門事本府前例也傳曰如其有罪則其具辭而聞取旨可也非奉王旨而三

四品朝士跪於廳前持平皆跪坐問事汝等非矣自今以後毋或如此東閣雜記

八年丙午世宗移御于西郊行禧宮翌年三月還昌德宮左議政李穰右議政黃喜等時扈從世子未動駕前先行憲府公緘問備上命召就職東閣雜記

○讓寧大君妾件里着紫的嚮見拉於憲府禁史件里寅緣大司憲吳陞妓妾請釋陞語禁史使勿告執義以下問備于陞請罪上命罷陞職上全

○捲帳飲鄭甲孫問鵝卵杯詳世宗朝鄭甲孫下

○魚孝瞻焚毀府君祠詳世宗朝魚孝瞻下

○世祖朝李德良以武臣拜大司憲朝野記聞

○中宗朝金湜以蔭仕拜掌令 明宗朝李恒拜掌令 朝野記聞

○宣廟初李鐸朴淳盧守慎建白 祖宗朝憲府官雖非文官除之今亦有非出身而可合者請擬差 上可之成運林薰韓脩南彥徑成渾崔永慶鄭仁弘洪可臣金千鎰柳夢井柳夢鶴宋大立等前後除拜未幾以新創之事 下教止之

東閣雜記

○宣祖朝執義鄭芝行大憲沈義謙等以論事議不合辭避大諫李珥曰臺諫以不開之事例不相容久矣今當矯革此弊乃啓曰沈義謙鄭芝行以近規言之似不相容矣若一議一論之不合無甚大闕則矣至於不相容乎其在 世宗朝

臺諫各以其意成啓視義理之所在不憚僚議之抵牾雷同苟合必是衰世之習請並命出仕答曰沈義謙等議各不同勢不相容強為相容則必有後弊不允 石潭日記

○銀臺諫 詳 宣祖朝賂移兵營獄

○司憲府司諫院謂之兩司自前兩官通為相避在下者違例也至辛亥年問柳希奮為大司諫與都憲相避引嫌而司諫蔡慶先以兩司通避非法典所載啓請出仕遂成謬規議者非之 芝峯類說

○仁祖十二年甲戌教曰兩司避嫌請出後以一事來避者勿捧 文獻備考

十六年戊寅左相崔鳴吉啓曰署經事不可不變通如翰林

玉堂曾為署經者既連復入又為署經守令雖是曾經之人每署經京官因此多致曠職守令因此多致久滯署經者欲視其門地一番足矣何必至於再三乎上曰署經若有弊而無益則只初一者一番為之可也文獻備考

景

二十五年丁亥傳曰臺官有難使之事則呈辭陳疏可也何必故為闕啓敢行不正之計哉今後勿以闕啓連職事言于

兩司喉院使覽

○孝宗庚寅同經廷李厚源啓以聞在前則臺諫與兼臺有相會禮云雖有相避之法可矣今則既無相會禮又無論議可否之事而至於監察亦以兼臺相避而有無故作散者如此文具之事似當變通且書狀兼臺所以糾檢使臣一行者

也書狀之於使臣則似當相避矣上問于大臣大臣以為兼帶相避果涉文具而遵行不廢者或者法典所載因一時難便有所輕改則其弊不細故耶大槩相避之法極其嚴截別嫌謹微猶懼或贊臣意以為舊例之無害於義者遵守可也至於書狀相避事理當然宜有定式上從之備局賸錄

孝宗在位十年此云十二年誤

○十二年正言閔昂重啓曰臺諫體面甚重異於他司訓局即廳備局堂上不得兼帶古規也近來不為改差及連臺諫則仍復察任國家待臺諫之道不宜如是仍存古規為宜大臣曰他司提調尚且仍帶則備局之任不亦改差上從之

文獻備考

○顯廟壬子都承旨李殷相啓曰臺官一日再啓未知十分

穩當而至於定為規式永塞其路則亦有難行處矣 上曰
予本意非以一日再啓為不可也朝臣補外不是異事而汲
汲如此、後人命所關及君上闕失關係國家大事過時未
及救正者則勿拘此例 喉院便覽

○肅宗五年教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一日暫曠而近日
臺諫或以推考引避或除授未久而旋又尋單朝除夕遷甚
非古例也今後非實病勿捧辭單亦依 祖宗故事兩司互
為推勘 文獻備考

○肅宗甲申右相李順命啓曰三司禁亂不但在於行法杖
其贖錢以補需用而法既不行錢又不為公用徒使禁吏貽
弊招惡甚無義也至於憲府則臺閣事體與他自別出禁杖

贖極為苟艱此則自兵戶曹量給貧役料布而禁亂被捉之
類只為治罪懲 實合事宜相確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

備

○監察即古監察御史東行之職為府屬官各掌其務如朝覲赴京朝廷禮會帑庫出納祠祭科試等事無不往參摘發奸蠹繩糾非違風聲所到人皆縮慙而知畏其所以防僭濫而窒其源者至矣

成倪監察廳壁記

○監察乃古殿中侍御史之職故俗謂殿中若本府不坐之日則城上所會諸殿中於某處分臺而罷謂之茶時言其啜茶而罷也

芝峯類說

○凡大小朝會文武二班分東西入監察各一人立班後糾察朝儀

文獻備考

備

○祖宗朝臣僚有奸濫污貪者則諸殿中乘夜茶時於其家近處數其罪惡書之白板掛于門上以荆棘塞其門牢封着

署而去其人遂廢錮於世蓋此事之廢久矣 芝峯類說

監察之任極重在前朝及國初選授甚慎每於府叅書臺長過懷之走入墮中庭而宰臣墨者則夜會于其門以墨塗扉其宰不敢出使朝廷亦不敢用也其合僚上臺時則雖王子大君逢則下馬今則走入行禮及帶墨尺依舊而懷書漆門不舉行久矣 識小錄

○監察級高者為房主與上下有司入內房正坐其外房則以拜職久近為座次其中居首者為批房主新入者呼為新鬼侵辱萬狀房中有長木如椽令鬼舉之名曰擎笏不能舉則鬼以膝納于先生前先生以奏毆之自上以下又令鬼作捕魚之戲鬼入池水中以紗帽挹水衣服盡污又令作捉蛛

之戲鬼以手捫摩厨壁兩手如恭又使盥手水甚穢黑令鬼飲之無不嘔吐又鬼以厚白紙作刺書緘日投先生家又先生無時到鬼家鬼倒着紗帽出迎設酌堂中先生各挾一女而坐謂之安枕酒酣唱霜臺別曲至臺官齊坐之日始令許坐翌日凌晨詣廳上官臺吏齊行入謁庭中禮未畢夜直先生自房內持木枕大呼擊之新鬼走出如或遲回必遭其捧風俗所由來者已久 成宗惡之凡侵虐新來者痛禁其風小戢仍舊不廢者亦多 慵齋叢話

○監察糾檢百僚必須朴素自處然後可以責人之貪婪不法者故鹿衣酒色 着土紅團領 撲馬破鞍短帽殘帶雖貴族名士遵守舊規不少變 明廟末年沈義謙朴淳朴應男等執一

時之論遂令從他改之自此殿中服色制度華美鮮明倍從
於侍從舊風掃地

芝峯類說松窩雜記

○監察之於各司請臺司吏納價于法司頭吏圖之於分臺
其模糊寬縱者則價高剛察不可瞞者價必廉其來久矣許
禡為監察性甚聰察一日惠民署吏來許箔家刺藥箔戲問
近日殿中之價誰卑答曰許監察真糠稷五合也一門傳笑
號為糠合郎

識小錄許禡即筠再後兄

景○景宗癸卯憲府啓請臺監月令復舊藥提調李台佐曰所
謂月令監察蓋有曲折大同未設立前外色供上等物種皆
為直納於各其司故十二監察各掌一司糾察捧納名之曰
臺庫而憲府清寒无物力之故監察差祭時衣籠馬及舉動

時依幕咒具責徵於所掌司貢人此舊例矣大同設立之後
外方直貢之事絕無而僅有別無大段糾檢之端各司中月
令或有因其罷臺庫而廢之者或有因其貢人疲殘而廢之
者故監察凡公會無以成樣自備局變通有物力七司仍令
擔當其十二監察月令之後既已定式之後則不當續變
通矣

上從之 備局膳錄

司諫院

高麗以門下省即舍掌諫諍封駁

○太祖因麗制以門下府即舍掌獻納諫諍駁正有左右諫議大夫直門下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員

太宗分置司諫院改為左右司諫知司諫院事左右獻納左右正言後改定大司諫司諫獻納各一員正言二員

燕山十一年乙丑革正言加設獻納一員 政事擇要
十二年丙寅革司諫院

中廟改玉即日用安塘為大司諫復設諫院 名臣錄

○世宗朝命汰冗官所汰甚衆朴訐議啓諫大夫一員當汰尹淮謂元肅曰冗官固當汰然可汰而未汰者尚多諫官豈

冗官乎昔宋仁宗銳意圖治增置諫官四員史筆書之以為
盛德且前朝官制諫官凡十三員今只七人已為省矣又欲
減其一無乃不可乎况 上新即位首省諫官後世以為何
如肅以啓 上深以為然從之 寶鑑

○司諫院古隸承政院有左右司諫左右司議而堂上則加
大夫二字獻納正言亦各二員分六房更日八番凡諸司各
道公事之降必歸諫院有未便者駁還之即中朝六科之規
也未幾別為諫官與司憲府對峙衙門減司議大夫其封駁
之事遂不舉行 識小錄

○諫院衙門最號清寒以豹皮一張轉貸於諸司以為供用
之資故世謂司諫院豹皮又新官相會日例用鵝卵杯行酒

乃古事也未知何據

芝峯類詳憲府

○諫院職諫諍無他聽訟折獄之事日以飲酒為事趙云化
詩曰一杯一杯復一杯大諫醉倒春風前正謂此也院中故
事八直官未起寢院吏隔窓呼曰椽吏拜謁已起寢具冠帶
而坐吏輩舉油蜜果案進呈饌品亦豐潔以鵝卵大杯行數
巡而止齊生日亦設果案歡飲終日 筆苑雜記

○太宗朝盧閑以蔭官拜知司諫院事

○太宗九年諫官李種善等上疏曰臺諫論奏之時一有議
不諧者必先除去稽諸往古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
史責之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
中無長官御史人主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 事若先白大

夫則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宋仁宗以夏竦為樞密院事臺
諫交陳其奸邪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十八
疏乃罷至於前朝正言李詹全伯英等二人極言侍中李仁
任之罪亦非除去不同者而後為之也願自今臺諫論之事
除詢謀僉同則合辭以奏其或論議不同則不必去其不同
者使人之得自論事從之寶鑑

^彙○太宗朝諫官韓尚德曰命令之出政府承行臣等雖或有
聞事已施行前日請屬諫官于政府以此也 上問故事如
何黃喜曰國初李文和尹思修皆以諫官兼經歷 上曰此
非美法經歷雖重任宰相屬吏君上之動靜政令之得失皆
得規正者諫官也以諫官兼經歷非所以尊朝廷重諫官也

尚德又曰近日臺諫俱以言事罷黜非唯罪止其身鞫問相
與論議之人是以士林相戒不過諫官之門 寶鑑



